

# 從陝西到天山

有緣小敘既是做西安小吃的，涼皮、肉夾饃自不可少，臊子麵、biangbiang麵、油潑扯麵、羊肉餃子和瀟灑肉亦有供應，不過因為原料問題，羊肉泡饃這麼重要的一道西安美味卻沒有。

插個題外話，biang是個生造字，多認為其為擬聲詞，但起源未有定論。在陝西流傳着十餘種寫法，每種寫法皆有相應歌謠幫助記憶。比如這一個常見版本共五十六筆，相對應的歌謠如下：一點飛上天，黃河兩道彎，八字大張口，言字往裏走；左一扭，右一扭；左一長，右一長；中間夾個馬大王。心字底，月字旁，留個鉤搭掛麻糖，推個車車逛成陽。

這裏的西安小吃雖然味道上大體維持了原貌，但細節上已做了改動，本來一大碗的西北麵食，在有緣小敘變得十分小巧；油潑扯麵裏配的蔬菜也變成了唐生菜；油潑生蒜變成了炸過的蒜蓉，有點避風塘手法的意思；麵裏面還可配金沙排骨、雞翅、脆海苔等等配料，發揮了一定想像力。

岐山臊子麵講究顏色搭配，臊子色澤紅亮，麵條滑溜勁道，配料改刀細緻，麵湯酸辣燙口。但有緣小敘的版本湯色太深，湯量太大，配料色澤不和，食材切得太粗，中間還有碩大的土豆片和唐生菜，讓人大吃一驚。這裏的肉夾饃比西安的小了一號；白吉饃烤得一般，外皮不脆，內裏不潤；臘汁肉裏雖沒加亂七八糟的東西，但肉味不夠濃郁，肉汁不夠豐富，且異常油膩。此處的小吃雖能解饑，但畢竟不是長安風骨了。

要吃新疆口味，可去西環的巴依餐廳。老闆馬先生是新疆的回族同胞，先前據說在滬上開過新疆餐廳，後來定居香港，便在十多年前開設了這家巴依餐廳。「巴依」二字是維吾



▲有緣小敘的肉夾饃。作者供圖  
▲巴依的手抓羊肉。作者供圖



飲饌短歌  
吃吃君  
IG:mrchichi1988

爾語「貴賓」的意思，意味着歡迎四方來賓。

羊肉自然是這裏的主打，先前聽說店主怕香港同胞吃不慣新疆羊肉，選用了新西蘭羊肉。由於整羊入貨，品質比較有保證。但最近去，據說已使用新疆羊肉。去吃了幾次手抓羊肉、烤羊肉串、羊肉水餃等菜式

都覺得美味。除了例牌菜式，還可以預訂烤全羊，需要人多時方吃得了。這裏也提供諸如大盤雞之類的新疆漢族菜，分量十足，味道並未遷就本地口味，令人一嘗如故。還有手抓飯、烤饅和拉條子等風味地道的新疆主食，是每年偶爾想起新疆菜時的去處。酸奶亦濃郁美味，配合口味較重的菜品，正好解膩。不過此處沒有鹹奶茶喝，估計是考慮了本地的接受度。

近十多年，越來越多的內地學子來港求學，其中亦不乏北方人。許多人畢業後都留港工作生活，成為了所謂的「港漂」一族。我本人對「港漂」二字並無認同感，只因香港本身就是因移民而興起的熔爐之城，客主難分，每個人都可在這裏找到自己的一絲歸屬感，何必給自己貼上標籤？在此地定居的年輕人，亦有參與餐飲行業的，這些年多多少少也開了些新的北方館子，是他們解鄉愁與謀生並行不悖的法子。

真正的北國味道並不是一成不變。不同時期開在香港的北方菜館亦都各有千秋，老中青三代各不相同，既可有古早的老派味道，亦有時代變遷下形成的新口味。

唯有偶然來襲的鄉愁是亙古不變的文人命題，而世俗者最直接的鄉愁緩解計劃便是去找家鄉美食打牙祭。



柏林漫言  
余逾

聖誕和元旦轉眼已過去，德國的人們在百般忐忑中小心翼翼地度過了一年中最期盼的假期。

在柏林的德國當地人大部分人選擇了「留守」，有的邀約親朋好友相聚，卻又時時擔心會不會有誰感染傳染了大家；有的預訂了餐館的聖誕大餐，也每天查看新聞，生怕感染數據上升導致餐館被封鎖關閉。

而居住在柏林的歐洲其他國家家庭或者外國人多數決定「勇敢」地按計劃旅行，除了要回到自己的國家看望家人，有的也僅僅是不想失去一年到頭難得的旅行假期。是的，是時候必須出去啾啾氣了。

旅行在外的人們在關心德國疫情的同时更關心所在的旅行目的地國的當地情況。一不小心，旅行目的地國被德國列入風險國家，便意味着一天以後開始，從這個國家返回德國的旅客需要面臨五天至十四天的隔離。

有的家庭覺得「來都來了」，先好好享受當下，度完假再說，回去隔離就隔離吧，反正那是以後的事兒了。也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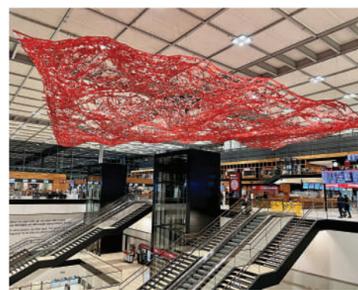
# 新一波疫情

好一部分連夜飛回德國，哪怕是飛到別的城市，再坐火車轉回家也要在「風險國家」生效前入境德國。他們有的是擔心影響到工作，還有的是家裏有年幼的小孩，覺得無法忍受隔離。

無論是旅行的還是留守的，大家都在享受短暫歡聚和快樂的同時有各種各樣的擔心。大家坐在一起的時候，討論得最多的是疫情和疫苗；相互之間「問候」得最多的也是「加強針，你打了麼？」

假期前人們都爭先恐後地搶着去打加強針，為的就是能在聖誕新年期間無論親友聚餐還是出門旅行都多一層保護，彷彿是加了一層「金剛罩」一般。於是，十二月初到十二月中旬疫苗中心排着長隊，以前半小時就能打好的疫苗，得排四五個小時的隊。為了讓更多的人能盡快打到加強針，家庭醫生和很多專科醫生也開始提供新冠疫苗接種時間段。

除了疫苗第三針，很多家庭之間討論甚至爭論得最多的話題還是兒童是否該接種疫苗。德國在去年十二月初批准了五至十二歲的兒童疫苗。然而，對兒童注射疫苗的安全性人們也難免有擔心和懷疑。畢竟，之前十二歲以上兒童打了疫苗後出現的各種不良反應也不少。



▲聖誕期間空蕩蕩的勃蘭登堡機場。作者供圖

父母們在「值不值得」的這個問題上有着不同的分歧。然而，在現實生活中，如果沒打疫苗也會遇到一些實際的困難。

節後柏林開始實施更嚴格的防疫政策，管控的兒童年齡從「十二歲以上」變為「六歲以上」。這意味着所有六歲以上的兒童進入到商店等公共場所，要麼需要疫苗證書，要麼康復證明，或者是測試證明；而成年人則必須是打了疫苗或者感染後已康復的。

日子依然一天一天地在疫情數據中過着，或是焦慮擔心，或是不管不顧，這都是一個異常艱難的假期。讓人略感安慰的是，進入到新年的有幾日氣溫突然回暖到十幾攝氏度。陽光下，讓人們被突如其來的「暖冬」溫暖了一把，也忍不住更加期盼着春天的到來。

# 良性互動新開始 良政善治要努力



維港看雲  
郭一鳴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前天（十二日）出席新一屆立法會首次大會，她在致辭中表示，會議廳內懸掛國徽和區徽，標誌着特區政治體系的里程碑。兩年多前，大批黑衣暴徒攻入立法會，就在同一個地方瘋狂破壞，塗污懸掛會議廳上的區徽，這令人痛心一幕至今歷歷在目，卻恍如隔世。筆者透過電腦觀看這次答問大會直播，看到議事廳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加莊嚴肅穆，香港民主政治已經重返正軌，行政立法開啟良性互動新文化，這是一個令人鼓舞的新開始。

電視直播立法會特首答問大會不僅是一種形式，也是行政立法關係的重要窗口，更是香港政治民主的重要體現。可惜，在實施香港國安法和完善選舉制度之前，反對派攪炒派無所不用其極，以各種手段甚至暴力騎劫立法會，屢屢將會議廳變成「反中亂港」的政治鬧劇表演舞台；每次特首和官員到立法會出席會議就好像被批鬥，要忍氣吞聲。幸好中央出手，這些鬧劇和一眾表演主角已成為過去。

本周三的答問大會，林鄭月娥不再神情緊繃，從容報告重組政府架構方案的具體內容，以及北部都會區方案的規劃進展，而一眾議員的發言有批評和建議，也有質疑甚至強烈不滿，要求盡快立法取消強積金對沖、質疑政府抗疫不力漏網百出、旅遊業界要求救亡、要求追究國泰機組人員涉嫌違規播毒、希望加快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等等，連任或重返議會的議員毫不客氣，議會新丁初試啼聲也做足功課。林鄭月娥的回應有解釋說明，也有否認甚至反駁。議事堂上特



立法會綜合大樓一隅。

資料圖片

首議員相爭為港，對事不對人、不嘩眾取寵，這才是良性、建設性和廣大市民所樂見的議會文化，也是港式民主應有之義。不過這種議會新文化才剛剛開始，林鄭月娥說將向立法會提交四十項立法草案建議，到時各位議員如何把關，如何發揮議會監察力，市民拭目以待。

遺憾的是，本屆立法會有九十名議員，首次大會議事廳卻只有七十名議員出席，與上屆立法會人數一樣，有二十名議員因為早前出席一個生日派對，基於防疫需要而未能現身議事廳，只能分別在竹篙灣隔離營以及各人家中透過視頻出席會議。坊間對這個生日派對引發種種爭議，姑勿論最終調查結論如何，但對於這些剛當選卻未能親身到立法會出席首次大會的議員，特別是當中部分是首次當選的議員來說，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有的當事人已就事件令市民失望表達歉意。如果相關人士能夠汲取教訓，藉此警醒自己在新的政治環境下從政絕對不能掉以輕心，必須謹記選民和市民所託，那麼也未嘗不是將壞事變好事。

現在，完善選舉制度之後產生的新一屆立法會已經開始投入工作，不僅增加了二十名議員，而且所有議員都是愛國愛港，這是一個新的起點。另一方面，按照林鄭月娥在立法會報告的政府架構重組方案，七月份上任的下一屆特區政府，將由現在的十三個政策局增加至十五局，而且很有可能增設副司長職位，這將是另一個新的起點。立法和行政兩個新起點的結合融合，是香港「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重要條件，下一步如何帶領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如何落實「十四五」規劃中對香港的八個中心和兩個樞紐的定位，才是見真章。

歸根究柢，廣大市民希望看到的不僅是一個良性互動的行政立法關係，更期望看到一個良政善治的香港，期望早日通關、早日告別劃房，期望經濟繁榮、民生改善、民主發展，期望國安港安、政通人和。香港已經浪費了很多時間，錯失了很多機會，積壓了很多問題，我很欣賞一名新科議員參選時一句口號：「香港不能再等」，對此特區管治隊伍各方要時不我待的緊迫感。

# 孤獨空轉的yo-yo球

來香港歲餘不足半夏之年，細想從頭，卻如張三丰立武當尖頂，望着縹緲雲海回憶郭襄時，已經記不清是何時開始的了。

香港是一個中西薈萃的地帶。狹小一方，萬國文物冕流華冠燦然若盛，玲瓏巧物以清姿貴格擅價一時，珍饈美饌從歌榭高樓流入勾欄瓦肆，宋京汴梁之風赫赫，明清江南之盛猶在。香港就是這樣一個好地方，除了孤獨是免費的以外，什麼也都盡能拿得出來給你。

即使讀到中文的碩士學位，也很難知道「孤獨」的反義詞是什麼，熱鬧？溫暖？陪伴？但無論什麼詞彙，都不能排除孤獨的意味存在其中的可能。經常是這樣的晚上，偶爾也是黃昏：我上學經過玫瑰教堂的矮矮白石牆，地面上的水還很濕涼，剛下過一場飄忽的時雨，才冷了一點肩膀就匆匆停收，橘黃色的光從朦朧的尖窗裏幽幽滲透到外頭來，路燈和磚塊的邊緣緣被打磨過似的光澤，折射着少年時喝過的井水般懷舊的質感。這種時候，很適合從包裹拿出一隻紅色糖果似的yo-yo球，在黃澄澄的光下投下一輪空轉的輪迴的影子。

是的，我真的有一隻yo-yo球，在海港城的玩具店，鬼使神差。很奇怪吧？明明有那麼多更昂貴更現代的電子玩具在港販售：任天堂Switch、蘋果iPad等等，我卻偏偏迷戀這隻三十九港元的古早yo-yo球。它懸停在空中那驚心動魄的幾秒，微妙的力重感和牽引力通過白色的細繩，溫柔而



HK人與事  
劉陽涵

無隙地纏繞在我的指端。彷彿我的童年，有那麼幾秒回到這個世界，玩這門只許有一個人玩的yo-yo球遊戲，再次確認了，現在的我和童年的我，確實是同一個人。

然而行在不屬於自己的城市街上，在陌生的路人面前，甩下yo-yo球，旁若無人地凝視着它的空轉，這該是一件多麼孤獨的事。是的，現代觀念已經不言自明了這個為人立世的道理：誰孤獨，誰可恥。

但是小時候，明明一個人玩，哪怕站在馬路中央的十字路口和yo-yo球玩，既不會覺得孤獨，也不會感到可恥。童年也是這點好：從不知道什麼是孤獨，也無從談起可恥。古典世界的人們的觀念裏，也從不避諱孤獨，甚至以孤獨為美，為尚。若說一個高人賢士「渡世不知孤獨」，簡直跟罵他「禽獸不知有情」一樣惡毒了。在現代世界，還有什麼比孤獨更可恥的事嗎？還是有的。那就是詩人里爾克的《秋日》裏所說的：誰此刻孤獨，誰就永遠孤獨。很奇怪吧？永遠是由瞬間來決定的，yo-yo球的魅力也是因它在虛空中滾動的那幾秒瞬間來決定的，我們意識到孤獨的那個瞬間，就是我們長大且再也回不去的那個瞬間。人心和童年，都是不待風吹而自落的花而已。

手中的yo-yo球，是和在香港認識的同學一起買的。兩天後，他沒有任何解釋地刪除了我的聯繫方式。

仍保留在手中的，只有yo-yo球的空轉。



市井萬象

# 當中國花燈遇上歐洲童話

近日，比利時安特衛普動物園舉行的第六屆「中國花燈節」吸引了周邊地區的大批遊客。此次花燈節以歐洲童話「愛麗絲夢遊仙境」為主題，由中外藝術家合作設計製造的一百三十件大型花燈裝置將安特衛普動物園裝扮成了奇幻的童話世界。

新華社

